

高
龙
巴

梅里美

文学小丛书·WEN XUE·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工/—5

/

3

高 龙 巴

〔法〕梅里美 著

傅 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Prosper Mérimée

COLOMBA

L'Edition J. Taillandier, Paris, 1927

封面设计：伍 端 端

高 龙 巴

GaoLongb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文登印刷厂印刷

字数9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插页2

1985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8,500

书号 10019·3756 定价 0.71元

前 言

梅里美(1803—1870)是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也是十九世纪法国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他运用各种体裁进行写作，写过戏剧、小说、历史、考古、政论、游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著称，在艺术上有着独到的成就。

梅里美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家庭，父亲是画家，母亲也擅长绘画。从小就受到的艺术熏陶对梅里美以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学的是法律，但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代就结识了斯丹达，并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梅里美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曾写出了两部具有强烈反封建精神的作品，一部是反映法国中世纪农民起义的剧本《雅克团》，另一部是描写法国十六世纪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的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以及《马铁奥·法尔哥尼》和《塔芒戈》等一些短篇佳作。

《高龙巴》是梅里美在七月王朝时期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发生在科西嘉岛上的一个仇杀故事。小说女主人公高龙巴的父亲因与村长巴里岂

HG 44 / 05

尼不和，被巴暗杀了。高龙巴的哥哥奥索退伍回到家乡，因为没有掌握父亲被巴暗杀的确凿证据，加上离家多年，复仇的欲念已经淡薄。而妹妹高龙巴却念念不忘杀父之仇，一心想要报仇雪恨。她想方设法激起奥索的仇恨，怂恿哥哥替父报仇。最后奥索终于在她的周密策划下，认清了杀父的仇人，重新燃起了复仇的欲望。在一次自卫反击中，奥索亲手击毙了巴里岂尼的两个儿子，实现了高龙巴复仇的宿愿。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精湛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塑造了一个性格强悍、作风粗犷的科西嘉乡下姑娘高龙巴，并通过她一系列的叛逆行动，揭示和批判了鄙俗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文明，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追求。

小说以缜密的构思，精练的语言和明快的节奏，写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读来扣人心弦；对科西嘉岛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则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高龙巴》在世界中短篇小说中称得上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精美佳作。

本书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嘉尔曼附高龙巴》版本重新排印。

编 者

—

一八一×年十月初，上校汤麦斯·奈维尔爵士，爱尔兰人，优秀的英国军官，带着女儿游历意大利回来，抵达马赛，下榻于鲍伏大旅馆。意兴浓厚的旅客见一样夸一样的风气，不免促成一种反响，使现在许多游历家为了标新立异，竟以贺拉斯的切勿少见多怪一语作为箴言。上校的独养女儿丽第亚小姐，便是这一类爱发牢骚的游客。她觉得《耶稣显容》^①平淡无奇，活跃的维苏威火山也不见得比伯明罕城中的工厂烟突如何优胜。总之，她对意大利极不满意的是缺少地方色彩，缺少个性。至于何谓地方色彩，何谓个性，还得请读者自己揣摩；几年以前我还懂得这些名词，现在可完全不瞭解了。最初丽第亚小姐很得意，自以为在阿尔卑斯的那一边能看到些前人未尝寓目的景物，大可回国和一般象姚尔邓先生^②说的高人雅士谈谈。不久，发觉到处被同胞们占了先著，要找一件不是人尽皆知的东西简直不可能，她便一变而为反对派了。的确，顶扫兴的是，一提到意大利的胜迹，必有人问：“你一定见到某某城某某宫中的那

① 《耶稣显容》为拉斐尔所作名画，藏梵蒂冈宫中。

② 姚尔邓先生为莫里哀名剧《冒充贵族》中的主角，是一个愚昧无知，可笑可鄙的市侩。

幅拉斐尔吧？那真是意大利最美的东西了。”——不料那正是你疏忽了的。既然没时间包罗万象的看到家，还不如一笔抹煞来得干脆。

住在鲍伏大旅馆的时期，丽第亚小姐有件非常懊恼的事。她行囊中带着一幅速写，是勾的塞尼城中班拉斯琪^①拱门，以为那总没有素描家动过笔的了。不料法兰西斯·范维区夫人在马赛遇到她，拿出纪念册来，在一首十四行诗与一朵枯萎的花瓣之间，居然也有那座拱门，著的是强烈的土黄色。丽第亚小姐一气之下，把自己的速写给了贴身女仆，对班拉斯琪的建筑从此失去了敬意。

奈维尔上校也感染了这种不愉快的心情。他自从太太故世以后，对一切都用女儿的眼光看的。在他心中，意大利千不该万不该使他女儿厌烦，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可厌的国家。他对于绘画与雕塑固然无话可说；但以打猎而论，他断定是最没出息的地方了：他晒着大太阳在罗马郊外走了好几十里，才不过打到几只不象样的红鸬鹚。

到马赛的第二天，奈维尔请他以前手下的副官埃里斯上尉吃饭。上尉最近在高斯^②住了六星期，对丽第亚小姐讲了一桩土匪的故事，不但讲得挺好，而且妙在和她在罗马与拿波里之间常听到的盗匪故事截然不同。吃到饭后点

① 班拉斯琪为史前住居希腊半岛及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塞尼城在罗马省内。

② 高斯为地中海一小岛，意大利人称为科西嘉。十八世纪中叶由热那亚城邦让与法国，现为法国行省。

心，只剩下两位男人斟着包尔多酒对酌，谈到打猎的时候，上校才知道高斯禽兽之丰富，种类之繁多，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埃里斯上尉说：“那边野猪极多，但你切不可与家猪相混，它们真是太相象了；万一打死了家猪，牧人就跟你找麻烦：他们全副武装的从小树林——他们叫做绿林——中钻出来，要你赔偿他们的牲口，还把你取笑一阵。高斯还有古怪的摩弗仑野羊，别处看不见的，可以说是异兽，但不容易打到。至于麋，鹿，山鸡，小鹧鸪……充塞于高斯岛上的各种禽兽，简直数也数不清。上校，倘若你喜欢打猎，不妨去高斯走一遭；那儿正如我的居停主人说的，你爱打什么野味都可以，从画眉到人为止。”

喝茶的时候，上尉又讲了一桩株连远亲的愤达他，^①比第一桩更古怪，使丽第亚小姐听得津津有味；他还描写当地风景的奇特，丛莽初辟的气象，岛民性格的特殊，好客的风气与原始的民情，终于使丽第亚小姐对高斯完全入迷了。最后他送她一把美丽的小匕首，其名贵并不在于形状和镶铜的手工，而是在于它的来历；因为是一个有名的土匪情让给埃里斯上尉的，保证它杀过四个人。丽第亚拿去插在腰带里，后来放在床头小几上，睡觉以前从鞘里抽出来看了两

① 愤达他(vendetta)为意大利语，意为复仇；但在高斯人另有特殊意义，即一人受辱，及于近亲；故近亲均有报复之责，报复对象亦不限于仇家本人，并及其近亲。大多先由家族会议决定，然后通知仇家，表示警告。此风在高斯渊源甚古，因高斯素受海盗侵扰，又受热那亚邦的专制统治，故家族及部落的团结特别密切。此处所谓株连远亲的愤达他，乃指仇人本身故世而无近亲时，则以仇家之远亲为报复对象。

次。上校却梦见打死了一头摩弗仑野羊，主人要他付代价，他很乐意的照给了，因为那是一只非常奇怪的野兽，身体象野猪，头上长着鹿角，后面拖着一条山鸡的尾巴。

第二天，上校和女儿一同吃早饭，说道：“据埃里斯讲，高斯岛上颇有些珍禽异兽，要不是地方这么远，我倒很想去玩它半个月。”

丽第亚小姐回答：“好啊，为什么不去呢？你管你打猎，我管我画画，埃里斯上尉提到波拿帕脱^①小时读书的山洞，要是能画在我的纪念册上，我才高兴呢。”

上校表示一个愿望而得到女儿赞成，也许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这个巧合使他大为得意，但他老于世故，有心用激将法说出几点不妥之处，把丽第亚小姐心血来潮的兴致提得更高了。地区荒野，女客旅行诸多不便等等的话，一概不生作用；她什么都不怕：路上要骑马吗？那是她顶喜欢的；要搭营露宿吗？她想到就乐死了；她还说要上小亚细亚去玩呢？总而言之，你说一句，她答一句；因为没有一个英国女子去过高斯，所以她非去不可。将来回到圣·詹姆斯广场，拿出纪念册来给人看的时候，那才妙呢！——“亲爱的，为什么你把这张可爱的素描翻过了呢？”——“噢！没有什么。那不过是张速写，画的一个高斯有名的土匪，替我们当过向导的。”——“怎么！你到过高斯的？……”

① 欧洲人于十九世纪时大多痛恨拿破仑，不愿称其帝王之名号（拿破仑），而称其出身的姓氏（波拿帕脱）。法国人反对拿破仑者亦称其为波拿帕脱。高斯即拿破仑之故乡。

法国与高斯之间当时还没有汽船来往，他们只能打听开往海岛的帆船；丽第亚小姐下了决心，认为一定能找到一条立即启碇的船。上校当天就写信到巴黎去，把预定的旅馆房间退掉，同时和一个船主接洽，他的双桅快船便是直放阿雅佐的。^① 船上有两个小房间。他们带足了食物。船主竭力担保，说他有个水手是很高明的厨子，做的鱼虾杂烩汤是独一无二的，他还告诉小姐船上不会不舒服，保证一路风平浪静。

此外，上校依照女儿的意思，限令船主不得搭载任何旅客，并且要把船沿着高斯岛的海岸行驶，以便欣赏山景。

二

动身那天，一切都摒挡就绪，早晨就运上了船；船要等傍晚微风初起的时候才开。在等待期间，上校和女儿在加陶皮哀大街^②上散步，不料船主过来请求允许他搭载一个亲戴，说是他大儿子的教父^③的亲戚，为了要事必须回故乡高斯去一趟，苦于没有便船。

玛德船长又补充了几句：“他是一个挺可爱的青年，也

① 阿雅佐为高斯全岛的首府，位于西海岸。

② 加陶皮哀大街为马赛最热闹的一条街。

③ 西俗儿童受洗时必有一教父，一教母，负责儿童将来的宗教教育。教父教母往往不论年龄辈分，但必系儿童家长的至亲好友。

是军人，在警卫军的步兵营中当军官，要是那一位还做着皇帝的话，他早已升作上校的了。”

上校回答：“既然他是个军人……”他还没说出“我很乐意他跟我们同船……”，丽第亚小姐已经用英文嚷起来了：

“噢，一个步兵军官！（她的父亲是骑兵营的，所以她对别的兵种都瞧不起）……也许是个没教育的，可能晕船，把我们航海的乐趣都给破坏了！”

船主一句英文都不懂，但看到丽第亚撅着美丽的小嘴的神气，似乎也猜到了她的意思，便把他的亲戚大大的夸了一番，保证他极有规矩，出身是班长的家庭，决不打扰上校，因为他，船主，负责把他安置在一个地方，你可以根本不觉得有他这个人。

上校和丽第亚小姐听到高斯有些家庭会父子相传的当班长，未免奇怪；但他们很天真的以为那乘客真是步兵营中的班长，便断定他是个穷小子，船主有心要帮他的忙。倘若是个军官，倒少不得和他攀谈应酬，对付一个班长可不用费心，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只要不和他的弟兄们在一起，上了刺刀，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你的亲戚晕不晕船？”丽第亚小姐问话的口气不大婉转。

“从来不晕的，小姐；不论在陆地上在海上，他都扎实得象岩石一样。”

“行！那就让他搭船吧，”她说。

“让他搭船吧，”上校也跟着应了一句。说完，他们又继

续散步去了。

傍晚五点光景，玛德船长来带他们上船了。在码头上，靠近船长的舢板，他们看到一个高大的青年，蓝外套从上到下都扣着钮子，深色皮肤，黑眼睛炯炯有神，很大，很秀气，模样是个爽直而聪明的汉子。凭他侧着身子站立的习惯^①和两撇髭曲的胡子，一望而知是个军人；因为那时留胡子的风气尚未时行，警卫军的姿势习惯也还没有人普遍的模仿。

见了上校，年轻人脱下便帽，不慌不忙，措辞很得体的向他道谢。

“我很高兴能帮你的忙，老弟，”上校向他亲热的点点头。

然后他下了舢板。

“你那英国人倒是大模大样的，”那青年放低着声音用意大利文和船主说。

船主把大拇指放在左眼下面，嘴角望两边扯了一下。凡是懂得手势的人，就能知道那意思是说英国人懂得意大利文，并且是个怪物。青年略微笑了笑，向玛德指了指脑门，仿佛说所有的英国人脑筋都不大健全；然后他坐在船主旁边，细细打量那个美丽的旅伴，可并没放肆的神气。

上校和女儿说着英文：“这些法国兵气派都不错，所以

① 军人与击剑家均有侧身站立的习惯，以减少身体受敌的面积，同时亦便于归入行列。

很容易当上军官。”

接着他又用法文跟年轻人搭讪：“老乡，你是哪个部队的？”

年轻人用肘子轻轻撞了撞他的亲戚，忍着笑，回答说他是警卫军猎步兵营的，现在属于第七轻装营。

“你有没有参加滑铁卢之战？你年纪还很轻呢。”

“噢，上校，我唯一的一仗就是在滑铁卢打的。”

“那一仗可等于两仗呢。”

年轻的高斯人咬了咬嘴唇。

“爸爸，”丽第亚小姐用英文说，“问问他高斯人是不是很喜欢他们的波拿帕脱？”

上校还没把这句话翻成法文，那青年已经用英文回答了，虽然口音不大纯粹，但还说得不错。

“你知道，小姐，俗语说得好：哪怕是圣贤，本地也没人把他当作了不起。我们是拿破仑的同乡，或许倒不象法国人那么喜欢他。至于我，虽则我的家庭从前跟他有仇，我可是喜欢他的，佩服他的。”

“原来你会讲英文的！”上校说。

“讲得很坏，你不是一听就知道了吗？”

丽第亚小姐对于这种随便的口吻有些不快，但想到一个班长居然敢对皇帝有仇，不由得笑了。高斯地方的古怪于此可见；她决意拿这一点写上日记。

上校又问：“也许你在英国作过俘虏吧？”

“不，上校。我的英文是我年轻的时候跟一个贵国的俘

虏学的。”

接着他向丽第亚小姐说：

“玛德说你们才从意大利回来。小姐，你想必讲的一口好多斯加语；^①我担心你听我们的土话不大方便。”

上校回答：“意大利所有的方言，小女都懂。她对语言很有天分，不象我这么笨。”

“我们高斯有支民歌，有几句是牧童和牧女说的话，不知小姐能懂吗？

倘若我进了圣洁的天堂，天堂，

倘若在天堂上找不到你，我决不留恋那地方。”

丽第亚小姐觉得他引用这两句歌辞有些放肆，尤其是念这两句的时候的目光，便红着脸回答：“加比斯谷（我懂的）。”

上校问：“此番你回去，是不是有六个月的例假？”

“不，上校。他们要我退伍了，^②大概因为我到过滑铁卢，又是拿破仑的同乡。我此刻回家就象歌谣中说的：希望渺茫，囊囊空空。”

说着，他望着天叹了口气。

上校拿手伸进口袋，拈着一块金洋，想找一句得体的话

① 多斯加为意大利一大行省，以翡冷翠为首府；多斯加语为最标准的意大利语。

② 一八一五年滑铁卢战役以后，法国王政复辟，歧视帝国时代的军人，勒令大批退伍。向例退伍军人均支半俸，故下文引用歌谣中语。

把钱塞在可怜的敌人手里。

“我也是的，”他故意装着轻松的口吻，“他们也要我退伍了；……可是你退伍的薪俸还不够买烟草。喂，班长……”

青年的手正放在舢板的船舷上，上校想把金洋塞在他手里。

他红着脸，挺了挺身子，咬着嘴唇，正待发作，却突然换了一副表情，大声的笑了。上校手里拿着钱，不由得愣住了。

“上校，”年轻人又拿出一本正经的神气，“我要劝你两点：第一，千万别送钱给一个高斯人，有些无礼的同乡会把它摔在你脸上的；第二，别把对方并不要求的头衔称呼对方。你叫我班长，我可是中尉。当然那也差不了多少，可是……”

“中尉！中尉！”上校叫起来了。“可是船主和我说你是班长，而且你的父亲，你上代里所有的人，都是班长。”

一听这几句，年轻人不禁仰着身子哈哈大笑，把船主和两个水手也引得笑起来。

末了他说：“对不起，上校；但这个误会真是太妙了，我现在才弄明白。的确，我的家庭很荣幸，上代里颇有些班长；但我们高斯的班长从来没有臂章的。——〇〇年左右，有些村镇为了反抗山中专制的贵族，选出一批首领，称之为班长。在我们岛上，凡是祖先当过这种保护平民的官职的人家，都自认为光荣的。”

“对不起，先生！”上校大声嚷着。“真是抱歉之至。既

然你懂得我误会的原因，希望你多多原谅。”

于是他向他伸出手去。

“这也是我小小的傲气应当受的惩罚，”年轻人还在那里笑着，很亲热的握着英国人的手；“我一点也不怪怨你。既然玛德把我介绍得这么不清不楚，还是让我自己来介绍一下：我叫做奥索·台拉·雷皮阿，职业是退伍的中尉。看到这两条精壮的狗，我料想你是上高斯去打猎的；要是真的，那我很高兴陪你去看看我们的山和绿林……倘若我还没把它们忘了的话。”说着又叹了口气。

那时舢板已经傍着帆船。中尉搀扶丽第亚小姐上去了，又帮着上校攀登甲板。汤麦斯爵士对于那个误会始终有点发窘，不知道得罪了一个有七百年家世的人应当怎么补救，便等不及征求女儿同意，竟约他一同吃晚饭，同时又一再道歉，一再握手。丽第亚小姐果然皱了皱眉头，但认为能够打听一下所谓班长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很有意思；她觉得这客人并不讨厌，甚至还有点儿贵族气息；可惜他太爽直，心情太快乐，不象一个小说中人物。

上校手里端着一杯玛台尔酒，向客人弯了弯腰，说道：“台拉·雷皮阿中尉，我在西班牙见过不少你们的贵同乡，便是那大名顶顶的步兵射击营。”

“是的，他们之中不少人都留在西班牙了。”年轻的中尉神情肃穆的回答。

“我永远忘不了维多利亚战役^①中一个高斯大队的行

① 一八一三年英国大将惠灵吞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大败法军。

军。”上校说着，又揉了揉胸口：“我怎么能忘了呢？他们躲在各处园子里，借着篱垣作掩护，射击了整整一天，伤了我们不知多少弟兄和马匹。决定退却的时候，他们集中在一起，很快的跑了。我们希望到平原上对他们回敬一下，可是那些坏蛋……对不起，中尉，——那些好汉排了一个方阵，教人攻不进去。方阵中间，——我这印象至今如在目前，——一个军官骑着一匹小黑马，守在鹰旗旁边抽着雪茄，好象坐在咖啡馆里一样。有时仿佛故意气气我们，他们还奏着军乐……我派了两排兵冲过去，谁知非但没冲进方阵，我的龙骑兵反而往斜刺里奔着，乱糟糟的退了回来，好几匹马只剩了空鞍……该死的军乐却老是奏个不停！等到罩着对方的烟雾散开了，我仍看见那军官在鹰旗旁边抽雪茄。一怒之下，我亲自带着队伍来一次最后的冲锋。他们的枪管发了热，不出声了；但他们的兵排成六行，上了刺刀，对着我们的马头，竟好比一堵城墙。我拼命叫着，吆喝我的龙骑兵，夹着我的马逼它向前；我说的那军官终于拿下雪茄，向他手下的人对我指了一指。我好象听见白头发三个字。当时我戴的是一顶插着白羽毛的军帽。我还没听清下文，就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胸部。——啊！台拉·雷皮阿先生，那一营兵真了不起，可以说是二十八轻装联队中最精锐的；事后有人告诉我，他们全是高斯人。”

“是的，”奥索回答；他听着这段故事，眼睛都发亮了。“他们掩护大队人马退却，也没丢失他们的军旗；但三分之二的弟兄此刻都躺在维多利亚的平原上。”